

家住黃楊

刘鹏旋 著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 凰 出 版 社

家住黃楊

刘鹏旋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家住黄桥 / 刘鹏旋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1. 3

ISBN 978-7-5506-0272-4

I. ①家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5274号

- 书 名 家住黄桥
著 者 刘鹏旋
策 划 泰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汪允普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泰州市隆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夹河路 50 号
独立车间:海陵区苏陈工业园区南园区 邮编:225300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187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272-4
定 价 38.00 元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23—82225559)

写给鹏旋（序一）

刘鹏春

旋弟，还记得么？你在黄桥当镇长的时候，和同事们下决心重建早年被拆毁的文明桥，并四处寻找古桥的原物，后来居然找到了桥顶的那一对石椅。那一次回故乡，见到这石椅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轻轻拍击，久久抚摸，我触摸到了我少年时代的体温，不，应该是触摸到黄桥历史的温热。静坐其上，我在心里自语：椅石啊，当年你仰天接云，接地而卧，你就是黄桥的一方天地！不是有一方中国印么，你就是一方黄桥印！

这本《家住黄桥》的书稿，其分量，犹如文明桥顶的那椅石。它带给我一方高远的历史天空，一块厚重的故乡大地。此前，内中的文章我已多半读过，这一次的通读，依然让我震撼和感动。我不止一次地泪流满面，内心隐隐作痛，为我们的父亲母亲，我们的父老乡亲，也为我们自己的命运……

我的泪花最终绽开在心灵的微笑里。我为你骄傲。因为这本书，我的旋弟拥有了灵魂的高度，情怀的宽度，人生的厚度。若是更年青一点，我会奔跑在苍野上，仰天对着天国的父母呼唤：父亲，母亲，你们来看呵，这是你们的儿子，我的旋弟写给你们的思念和感恩！

知道么，面对你结集出版的这本新书，我的内心荡起的不是涟漪，而是“波澜”。作为一个职业作家，我更应该多写写黄桥的。然而，也许是“近乡情更怯”吧，总有太多的纠结让我不敢落笔。过早地离乡求学，使我的故园影像过于破碎，过于朦胧，我怕自己无法走进岁月的深处，走进街坊邻居的心扉；更怕在拨弄往事的时候，那一堆灰烬里会迸出火星，灼痛我的记忆。

可我还是被你灼痛了。读这本书的时候，犹如味同嚼“蜡”。这“蜡”，是一支燃烧的蜡烛。当我用心咀嚼滚烫的烛泪，跃动的灯花时，燃烧的火焰灼痛了我的记忆，也灼痛了我内心的愧疚。我甚至庆幸，幸亏我没有去写，即便我写了，笔下的人物也不可能像你写的那么丰满、生动；历史场景的展现也不可能像你描绘的那么精彩细腻；心灵的思考更不可能像你笔下那样朴实和温婉。因为你是贴着历史的城墙根走来的，你熟悉墙上的每一方青砖，熟悉青砖上刻着的每一个姓名；你熟悉城墙下的草丛里夏日的萤火，秋日的虫鸣……我想起当年你和鹏凯抬着装货的纸箱，帮母亲摆摊去的情景。也许，那一根竹杠抬起艰难日子的时候，已经在汗水和泪水的浸润下长出了枝干，造就了今天你和凯弟的彩笔。艰苦和磨难，其实就是一个“李步云笔庄”呵……

正因为你对黄桥的熟悉，对底层生活的留意，《家住黄桥》复活了故乡的历史记忆。如果说，你和同事们精心打造的黄桥街头雕塑，定格了那些早已远逝的身影，凝铸着先人的守望，那么，你笔下的人物和场景，则让远去的身影由朦胧变得清晰。我甚至感受到

他们的呼吸和心跳，我甚至看到他们眉毛上的汗珠，掌心里的茧花，指甲缝里嵌着的泥土。你对劳作的细致描绘，对人生表情的捏拿，固然称得上微妙微肖，更重要的是它们散发出的生命气息，已经超越了生活气息的本义；它们所蕴含的命运意味，也超越了通常的世俗趣味。那些街坊邻居向我走来时，带过一阵风，夹杂着他们身上的人间烟火味，温暖而亲切，朴实而动人。小锅子妈妈从里屋端出的头浆，浓郁着太多的人情世态；陈先生堆满屋子的煤饼，垒砌着平民百姓的百年忧患；麻子星海的鼓点，把庸常的日子点击成尴尬的节日；而小巧儿临终一句“不要打会”的遗言，几乎就是醒世恒言，警世通言，乃至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可怕预言！

对于一般写家而言，绘声绘色不是难事，要把那声色中的时代的真味和深意传递出来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而在你的作品中，时代声色非常浓烈。比如，陈家庄豆腐、李步云笔庄、刘润宝烧饼在时代变迁中的衰落和复兴；哑巴裁缝在阶级教育展览馆欣赏旗袍的荒诞和酸楚；金生瞎子代驴推磨终于磨碎了饥饿和绝望；小狗子的家庭理发店流水作业中涌流出美丽和希望。时代的声色，因传奇的情节让人唏嘘叹息，也由于细节的真实让人热泪难禁。

这么多鲜活的人物，这么多生动的场景，被复活的黄桥记忆已经不是一些零碎的画面，而是一条多彩的画廊。当父老乡亲们穿越时光隧道向我迎面走来时，一脸疲惫和劳累，叙说着生命的无奈，日子的艰难；也让我看到他们布满血丝的眼睛里，那明亮的瞳仁里闪耀着的生存智慧，闪烁着的人性光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你所激活的历史记忆有暗色也有暖意，霜风不掩暗香。可谓用心良苦，意味

深长。

我知道，你一直痴迷于对黄桥历史文化的研究。当镇长时，你和同事们一直关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寻找和传承。而这本书里，我感受到，尽管离开了黄桥的工作岗位，你的寻找却更执著、更自觉了。

历史文化是根，是灵魂。我以为真正的历史并不只属于轰轰烈隆的大事件。不错，黄桥很有名。有史以来便是商贾云集之乡，商贸聚集之地。真正让她出名的当然还是黄桥决战，一曲《黄桥烧饼歌》，让一部轰轰烈隆的战争传奇有了一个物质的载体。黄桥、黄桥决战、黄桥烧饼便在晓畅的歌曲、将军的诗篇、老兵的回忆中，获得了非凡的殊荣。黄桥其实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镇，她已是一颗星辰，一座丰碑。战争给黄桥人带来的光环，显然只是信号弹的种子在历史的天空中种植的礼花。而黄桥的老镇之魂，我们不能只在天上寻觅，更应该在大地上寻找。

将军府也好，御史府也好，他们理所当然是黄桥的自豪。然而，一切出类拔萃的俊才只是金字塔的顶尖。塔尖下面的芸芸众生才是老镇真实的生命基础。是他们创造了黄桥曾经的繁华，承受了太多的艰辛，那些结满汗霜的脊梁更有理由接受我们心灵的仰视。

我看到了你仰视的目光，满含着敬意，闪烁着泪花。就是在和你目光对接的那一瞬间，我也不禁泪水盈盈。

父老乡亲，那是一群怎样的普通人呵！他们卑微，但不平庸。他们总是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精彩。他们的生命动力并不总是来自于高尚，更多的是为了一家的温饱，一生的平安。正因此，他们做豆腐也要做出特色，包皮卷也要包出美味，一炉烧饼也要烤出个

千古飘香。在你的描述中，这种为生存而作出的努力细切到几乎不厌其详。我知道你的苦心，每一种人生成就总是耗尽心血的钻研和劳作。即便是金生瞎子，七十多年的漫漫长夜，为人算命打卦，也不是全凭着信口开河，吐沫横飞。该背的要背熟，该学的要学会。心的揣摩，耳朵的捕捉，一脸的微笑把大千世界剪不断理还乱的千千结，真真假假地拆开理顺，又谈何容易。

尽管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，面临着竞争，黄桥人从不缺少善良和仁义。他们没有离开赚钱的基本法则，但称金量银的秤杆上自有定盘星。无论抱愧的耕樵，当校工的马金福，做铜匠的天宝，代母还债的春林，他们的善良让人感慨万分。就是从小淘气，有些霸气，半生落难的蒋胖子也有急公好义的凡人善举。至于我那位“折腰”的表嫂，在丈夫成了植物人后，不舍昼夜的守护和坚持，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了。

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，我的乡亲们还活得洒脱和智慧。你写到了张信庭，他的儿子世新是我的同学。我和张老先生有过不少交流，当年，我不止一次地品尝过他家的油条和豆浆。然而，你写的这段故事，我竟是第一次听到。在那样的年代，面对小衙门的黑暗，他居然可以拂袖而去，辞职开办小饭店。想象着满面美髯的方正脸上，当年是一脸何等的凜然之气。我甚至听到了他内心深处有如鲁智深醉打山门后的一声吆喝：“洒家不干了！”我还记起有一年他让我把墙沿上小乐意的店招深描一遍，以求更为醒目。那字竟是篆体。联想到你写的这段历史，我似乎听到他古篆体的人生发出的青铜编钟的金属之声。

至于说活得智慧，我想应该把敬意的目光献给那几位残疾人。所谓命运捉弄，令人心如死灰，欲哭无泪时，便是将人生抛于绝望的深渊，宛如一叶扁舟，被江流漩涡裹胁着，到达彼岸的概率微乎其微。你写的几个我都熟悉，秋儿瞎子在我的印象中，所有的曲子他都拉得很忧郁，乃至听他拉《红梅赞》，都觉得那是李清照的词意，红梅俨然成了黄花，一派“人比黄花瘦”，“蚱蜢小舟，载不动许多愁”的意味。按理说，命运已把绝望烙于他们的人生，残酷如古代犯人髡首，等待的便是遥遥无期的充军流放。

此等情景，放在当代，会有年青的90后，在被高压线击伤，截去双臂后向世界发出宣言：要么立即死去，要么精彩地活着。秋儿和金生们没有这样的现代意识，他们只觉得死去太冤，活着很难，但他们不乏人生智慧。他们不谋求生命的精彩，但谋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粗糙的温饱，那一份雨季中的温暖。他们找到了内心的平衡，并在平衡木上笨拙地完成了令人心惊也令人敬佩的人生超越。

读你的文字，仿佛是与故人的一次约会。又好像是走进世博会英国馆的“种子圣殿”聆听生命的主旋律。我曾经想搞一个乡村小人物的泥塑的戏剧系列作品，最终中途而辍。在我的构想中，小镇百姓当然有着自己的草根属性和泥土本色，唯有泥塑可以得其真魂。当然，这不该是无锡泥人那样的小格局，更应该像兵马俑，可以形成蔚然成阵的大气象，塑造他们可以走进历史，更可以供奉于我们心灵的殿堂。因为那些不屈不挠的脊梁，有情有义的精魂，至诚至善的厚德，就是我们精神殿堂应该长久供奉的神灵！

古人云，头顶三尺有神灵。而今相当多的人已经神灵消隐，精

神倦怠。你这一回，是把古镇的“神灵”请回来。这些来自草根的神灵虽然不会耳提面命、居高临下地传经送宝，却会以良知的名义给今天的人们唱唱劝世文。后人可以置若罔闻，可以忘却，但拒绝不了道德和良知在梦里的游曳，梦外的叮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和重建一座福慧寺同样的意义深远。

应该说，最初得知你要把有关黄桥的散文结集出版时，我比自己的新书即将问世还要高兴。当今时代出书已不再是很难了。然而，出一本让自己感动也让别人感动的书却不是很容易的事。

这本书是你人生履历中的一次朴实而又华丽的转身。

临近退休的日子，秋色渐浓。生命的秋叶，在枝头飘摇，未来的日子如何打发？许多人会叹息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你说：“半个脑子干事，还有半个脑子干什么？”其实，有不少朋友半个脑子都休眠了，自觉不自觉地脑瘫了。而你，竟然能够让生命化为一枚枫叶，蘸着霜白血红，来一个“红叶题诗”，而且全无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作秀。你在纸上恣意地挥洒生命的激情，以一种家国情怀面对往事，坦荡而真诚地倾吐着人生的感受，细微而又动人地完成了故园的心灵绣像。在方志的语焉不详处，你找到了人生围城的豁口；在史诗无暇顾及处，你寻觅到了可以自由行吟的歌台。我知道，你无附庸风雅的兴趣，更不想沽名钓誉。你其实是一不小心让自己成了一个作家，而且是一个不俗的作家，这似乎有一点“神话”了。然而，我更愿意看作是一个童话，一个青春不老的童话。你的转身是朴实的，也是华丽的。朴实，是因为完成转身

的方式，依然是你习惯了的实实在在做点事的为人处世的风格。说它华丽，是因为你不仅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新的斑斓色彩，也给千年古镇镀上了一层迷人光泽。

这本书是你生命的一次旋舞。当初，父母以凯旋二字给你和鹏凯取名，也许只是希望子女在人生路上越走越好，最终用自己的成功筑就一座凯旋门。而今我却觉得这一个“旋”字，应是鼓荡的生命旋风，湍急的情感旋流。你完成了一次人生的旋舞。这本书写的多是往事，但不是流水帐式的回忆录，不是自绣自挂的光荣榜，不是自我炫耀的功劳簿。与风花雪月无关，与文字游戏无关。它很温情，也很冷峻；它很平白，也很沉郁；它不乏幽默，却让你笑中带泪。完成这一切的，显然不是写作技巧，而是对一方水土痴心苦恋的生命情结，对黎民百姓深切关爱的悲悯情怀！不是黄桥人，写不出这样的乡土味；没有平民心，写不出这样的亲切感；缺少大境界，也绘不出黄桥的真面目。最初，听说你要写些关于黄桥的散文，我很赞成，但并没有太多的期许，内心里甚至认为以你的文学素养，一时恐怕难以驾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。更何况，半生浸染于官场，官样文字的惯性，要想摆脱怕也不易。然而，我错了。你的才情和灵性原来没有在会议、公文和应酬组装的生活中丢失。人在江湖，虽然身不由己，想象和激情却在行囊中悄悄儿收藏。而你一如既往的执著和勤奋，让你超越了学历和学问的局限，功名和虚名的束缚。不说别的，就你为了更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，更掌握历史的真相，一次次走进生活中采访当事人和知情者，便令我赞叹有加，自愧不如。生命的旋舞，其实只是一种痴迷，热爱这份活

儿，下更多的功夫，必然会“天道酬勤”。你说自己是笨鸟先飞，这鸟儿其实有着矫健的翅膀。它自己没有试着扑打过，别人也没有留心过。当它在梦中自言自语说了一声“我想飞”时，窗外的风吹了声口哨，宛如晨号，它便开始折腾自己，奔向蓝天白云的辽远。

当然，你的成就还应该归功于我们的父亲母亲。我相信，父母的遗传基因里一定有着神秘的文化密码。谢谢我们的父亲母亲吧！赐予我们如此珍贵的人生财富，如此厚重的传家瑰宝。

这本书还是你心灵的一次裸奔。你所写到的人物和故事，几乎涵盖了共和国的前后历史。那些岁月，我们都饱尝过生活的艰辛。贫困是叠加的补丁，饥饿是勒紧的裤带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岁岁都是难过的年。我很怕你回避曾经的苦难，回避历史的折腾。如果绕开那些，有关黄桥的人物和故事便失去了价值和意义。我看到了你的勇气，也看到了你的智慧。你以良知的名义，对那些封闭的日子，艰难的年代，荒唐的行为发出严肃的追问。同时，在那些历史伤痕里寻找鞭影——哪些是决策的无知，哪些是人性的无良，哪些是权势的无情。就性格而言，你是敦厚诚笃的人，而现在我看到了你的正义感和使命感，原来也是那么“血气方刚”。

我知道在退居二线的这几年中，你也不止一次地面临利益的诱惑。你完全可以去接受企业的高薪聘用，或是以另外的生存样式享受轻松惬意乃至名利双收的生活。然而，你断然拒绝了好意的邀请、实利的诱惑，以“半个脑子”投入文学创作。没有高额的回报，没有肥硕的效益，你却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高雅的快乐。要知道，放下实惠不要，你干的是母亲称为“不御饥寒”的活儿，这

需要你又一次地走出世俗的围城。你走出了，无枷无锁，自押自解，一路裸奔。没有看到你的行囊，只看到你上路后，我们的行囊变重了，多了一本叫做《家住黄桥》的书。

《家住黄桥》就要出版了，真想对天国里的父亲母亲说：你们的儿子没有忘记你们，你们活在儿子的心上，也活在儿子的梦中和笔下。假如笔底果能生花，请收下旋弟的这朵《家住黄桥》的素色花。

真想对故乡的年轻人说，知道你们的根么？知道你们的家史么？请读读这本书。像在歌会上捧起歌星的照片，呼唤歌者的昵称那样呼唤你们的祖先吧，星空里有他们一往情深永不疲倦的眼睛！

鹏旋，祝贺你！黄桥，祝福你！

（作者：剧作家、诗人，曾任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、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、江苏演艺集团创作室主任。）

爱得深沉（序二）

——有感于鹏旋散文

顾寄南

刘鹏旋的散文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了。

自二〇〇六年三月鹏旋发表第一篇《翱翔春天》至今，短短四年间，鹏旋发表了六十余篇近十九万字纪实作品。其实这并不稀罕，四年写下百万字的作家也大有人在。可鹏旋“一意孤行”，所写纯属反映黄桥小镇老百姓生活的真人真事真风景。任性，执著，近乎于顽固，这便大为外地人羡慕，更令黄桥老家人自豪万分了。

黄桥，千年古镇，人文荟萃，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举不胜举，黄毓璜、黄蓓佳、刘鹏春，个顶个都是国家级的。坦言之，从幼年产生当作家的梦想起，写家乡，为家乡争光，便是作家梦寐以求的愿望。可几十年过去，虽然作家们在各自不同样式的作品中均有所涉，但真正身体力行，全方位描绘家乡的，却是从不想当作家的刘鹏旋。

谁曾想到鹏旋会走上文学道路呢？

我跟鹏旋同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，可算看着他长大的。半个多世纪了，我从未听到，也从未感到他对文学有所爱好，

更谈不上著文发表，最终成什么家之类。只知道他从民到官，从电机厂工人到团市委书记，然后是黄桥镇镇长，市纪委副书记，一帆风顺，口碑始终甚佳，等等。

可黄莺总是要歌唱的，四年前的某一天，不经意间翻开《泰州日报》，刘鹏旋三字赫然入目，题曰《翱翔春天》。细读，是以他大哥刘鹏春出生那天恰逢立春，因而取名鹏春为由头，从而生发开一大通对春天的赞颂和向往。优美，流畅，驾驭文字的能力初露端倪。但恕我坦率，选材总觉一般，至今也仅记得个题目。然而凡事难以逆料，也不过相隔一个多月，《母亲的烟摊》问世了，厚重、感人，出手便觉不凡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《铜匠天宝》、《润宝烧饼店》、《麻子的鼓点》、《烧石膏的立忠》，乃至《晓林叔叔》、《吉老四酱油店》。写人、叙事、状物、抒情，林林总总六十多篇，篇篇均见功力，令人目不暇接，爱不释手。用著名评论家黄毓璜先生的话说就是“浸透了小镇的意识，凝聚着小镇的神韵，播布开独特而浓烈的小镇情味”。

走进鹏旋散文，仿佛走进了黄桥。儿时，鹏旋帮母亲看烟摊，“三分是懂事，七分是迷恋大石桥的种种风情。看不够的是满街人头攒动：推车背货的，肩挑提篮的，携老带幼的，车拥着车，人挨着人，川流不息；听不完的是八方涌动交响：人挤车拥的吆喝声，妙不可言的叫卖声，炸炒米的爆花声，铜匠担子的丁当声，此起彼落，不绝于耳……”

假如，这一切尚浮在生活表面，那鹏旋对三教九流，各行

各业，各自独特的技艺，独特的生产加工方式，以及各自生存状态的叙述便令内行人赞叹不已，外行人大开眼界了。

你知道闻名遐迩的黄桥烧饼为什么那么酥，那么香，那么黄吗？鹏旋到烧饼店反复观察，帮老师傅总结道：“要得酵面好，四季控温很重要，千拳揣出一块酵；要得烧饼酥，精料细作功夫到，十二层次分明了；要得芝麻香，文炒轻捶皮脱落，粒粒鼓鼓光泽好；要得烧饼黄，炉温上下四边到，火候全靠心要到……”你知道石膏是怎么做出来的，从古到今的各种各样铜锁、铁锁是怎样修的吗？凡此种种，在鹏旋的作品中都说得头头是道，历历在目。当然散文并无介绍各种技艺的职能，但对各行各业细致入微的体验观察，却是展现各自独特个性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必不可少的元素，大概，这也是鹏旋散文那么耐人寻味，百读不厌的缘故吧！

作为黄桥作者，我写黄桥几乎写了大半辈子了。可生性粗鲁的我，似乎没有像鹏旋那样发现更多的美。在他笔下，黄桥是如此多姿多彩，美不胜收，小巷、寺庙、店铺、摊贩、石桥，尤其是作为黄桥生活主体，曾为革命作出过不朽贡献的黄桥人，更有着古镇礼仪之邦的仪态风范。

文学是人学，追求堪称典型的“这一个”始终是作家们毕生的目标。我看不少作家写人，尤其是小镇人，似乎都有些传奇色彩，与众不同。

可总觉得鹏旋有点信笔由缰并不那么刻意经营，五十多位人物，几乎代表了黄桥的方方面面。一个个，既非慷慨悲壮

的志士仁人，亦非亮剑相向的侠客豪霸，所写全是普普通通一日三餐的升斗小民，可就是这些走进人群就分不出谁谁的男女老少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。

几乎形成了习惯，每次我从南京返家探望父母，都要翻看《泰州日报》，而鹏旋也从不令我失望，每次都能让我带回几篇给我全家享受，我女儿我老伴看了固然泪水直涌，而我，更是夜不能寐，儿时的记忆潮起潮落。东寺庙的嬉戏，南坝桥的追逐，瞎子秋儿悠扬哀怨的琴声，麻子辛海欢快急促的鼓点，总是在耳畔心头萦回不歇……

写他们就是写我们自己，写他们就是写游子的故乡，写人民创造历史的智慧和勤劳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鹏旋的散文，实在是黄桥的风情画、民俗史、人物志，既是文学，也是史料，其价值很难估量。

鹏旋的出现，大有横空出世的气势。年近花甲，干了大半辈子行政工作，所看所写都是公文报告，但一搞文学便一反往常，纯是地地道道的文学语言。而且遣词造句，传神活泛，毫无做作之嫌，这便令人不可思议了。最近，我一气读了他几十篇作品，尤觉可贵的是，当了几十年官的鹏旋，写人状物居然毫无居高临下的作派和官腔官调的声色，有的只是小百姓的家长里短，亲切随和。字里行间，随处浸润着生活的质感，仿佛使人觉得笨重的文字都不存在，有的只是老百姓一天天的日子，是万事万物，是各色人等的个性、情感。鹏旋为文，似乎不讲什么技巧，笔墨所及，所思所想，